序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自詩亡春秋作之言出於孟子學者始知春秋爲繼詩而作王道既衰政熄澤竭而性情之正不復見於歌頌吟諷之間則褒善貶惡以存王道而使人心民彝不至熄竭無遺春秋不可以無作矣夫詩之爲教主於誦美刺非導善禁邪其義與春秋之褒貶不異惟其發於情性本於倫常末言嗟歎而下因以寓見乎風俗上因以指陳乎政理感動興起意味有餘而勸戒已著蓋盛時

治古之史而春秋之文雖史其與人爲善而使惡者不得肆猶衰世之詩歟春秋之後代有史家其文則史而所取非春秋之義矣其不足使人止邪而向善有可嘅者於是之時有能追上世采言之遺風得其不呢之意所謂誦美刺非以勸戒爲教若施之於史家之所記即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曲宛轉文采彰施而節奏宣朗使歌之者可以上下數百載之間如貢俗之所採觀風之所陳奮廉敬忠惠之心而懲淫放叛戾之志豈不有助於名教而爲後世不可缺之言耶予嘗從張侯谷泉所得見其祖故宗伯文僖公詠史詩一編其詞致莊重音旨和暢不爲險怪苦刻則熙朝館閣之聲而指事寓教則意有獨至非徒役神於觚翰遊戲如詩人所長工於藻繢物態嘲謔景光以資玩適而已蓋近世不可缺之言也觀其綜核臧否得失之歸推原成壞理亂之故確而不苟深而不察然後形容以闡其體狀斷制以正其條理上下數百載之間枚舉件係僅數百十而君臣事跡亦槩見矣其事則史之事其言則詩而其主於爲教則春秋所取之義孰謂絕筆之後殆二千年而詩之既亡其不呢之意所爲使人與正術而創佚思者反有存焉吾是以知詩之果不可以終亡也好惡大端惟

其出於學問講習之正則一言之微亦可不倍於經而有得於孔氏之旨豈苟然哉公由倫魁仕為翰林以潤色論思為職雖尊為宗伯當隆盛之朝主於禮樂文章以其不至於相未及斷國之政而澤未加乎生民即其考古論世是非好惡之嚴如此使其得政用之以致主謀國誼所以為臣者必有能尤其所以是非乎古之人者矣公著作甚多某獨因是編而論之故序之如此云

顧洞陽詩集序

剛柔緩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而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羨黎含糗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其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廈細氈安坐徐行之為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為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為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為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駑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

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歎也公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膴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藋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儔也仕爲行人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行人以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郡始爲泉州起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嶇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确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浸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育風炎癘恠棼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逕而禍變反覆畏讒慮患焦佗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有以戈其所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而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覆憂勤而悴瘠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爲言又烏可以爲美乎公守泉時尋新以迎婚乞歸及侍公

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為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覆憂勤而悴瘠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媿恨於不可及也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　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賛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表末之橋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央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者浚明末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表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同學之士友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

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求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爲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蓋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絶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未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絶於人其爲皭潔肥遁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珎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爲之迫之而後起爲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心於千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爲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爲知言也

陳少華詩集序

由漢而下爲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挾能盛氣遷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爲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陿迫懣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爲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恠鈎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爲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爲詩以爲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爲之卑氣駑質閑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褆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爲也其詩之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爲詩不能副其

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爲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爲詩者皆雄偉恢閎絶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爲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碧梧軒詩集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烟雲水石魚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倩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吾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仰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操磨鑱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輩命之無所復爲故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輩之中猶萬有一焉

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絶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

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　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沈青門詩集序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内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懽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余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予喜覿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酌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厭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抉斥物彙迁觸景光春撞其鉤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諸朝則見爲瑣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覩今　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掞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蹈巍要而毗清切者競其體兒豈才之兼者固

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闚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亹亹有倫非生於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焉軵而擊轂之乳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鉤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揉磨伏藏終歸於澌化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咎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傻也

丁戊山人詩集序

列莊之書往往稱巢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戶之農逃堯避舜視帝位若涊已觀者皆以爲寓言非事實至近世

隱逸高尚名流如仲長子光臺孝威何子平嚴光莊遵梁鴻之儔班班見於傳記不以爲無是人也豈不以天下之富貴爲大物重器而疑其所稱之誕也一芥之不忍與珎萬鎰百朋者同恡簞食豆羹之甘其饕嗜殆有過於五鼎八簋之厚饗九重之尊固一命之積也彼能遺世上之榮利而不顧雖以辭天下可也胡必近世高士之有而莊列所稱之人之非有耶之人者所爲惡彼而樂此豈誠較清濁潔穢於外物而爲棄取哉亦愛其身之至嗇精葆神不欲以所養之重勞於事幾役於名法爲人而喪已也彼知有天下而喪已之爲可惡故與之以天下而不樂亦未知夫有天下而不與者其已固常存焦然爲天下而窅然喪之者乎此巢由之徒所以爲高而不得與於堯舜之教也后世高尚之儔情之所出或異乎是擇所處之喧寂以爲清濁計所享之醲泊以爲潔穢故棄彼而取此是不獨其所逃之世非唐虞而逃者之人已難侔高於箕潁矣雖然滔滔者皆是也而有若人出其間不亦謂之高士而可傳哉丁戊山人傅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孥不足畜也斯人也倘有意乎列莊所稱之人之

所葆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外物之清濁而爲棄取也高士之迹一也其才志所存非一也亦有才足有爲志欲爲之屈於不可爲歛焉而藏之也君所爲慕於其人之跡吾知之矣其所存於跡者疑未有以處之也由君之詩觀之知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咏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名於翰墨之塲哉亦其才志所歛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爲之而常窅然喪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妾至於爲邑爲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既在於道矣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而夕去之也余未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傳丁戊之爲人又刻其詩以傳之南衡與君謂之同好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爲之君不以病南衡而南衡亦不以慙君則於予之所謂其必有以證之矣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畧發其端非以招丁戊也

陸龍津詩集序

維陽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即收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塲屋俊選如地芥耳君顧不樂爲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爲獨好爲詩陸氏世有詩

人以其學傅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易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群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躐取聲利者泊然如無也不少摧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捧檄書行數千里爲人之佐頹然處郡幕中上官大吏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名據尊踐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拜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爲乎昔唐以詩賦取士士既以詩賦收其科發身迺有增治經術者方今號爲黜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爲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爲詩賦者乃可以鈎譽射聲爲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爲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爲幕職不以卑冗逆自貶薄修飭振迅趨功急事鋭而不躁上官大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者誠以君爲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爲詩若此哉君既不悔其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簿牒之頃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脰引吻決鳴聲嗚嗚從吏走卒爲之驚顧不曉爲何篇斷句落輒復自喜一日持其稿抵余曰先生其爲我評之觀君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

知而獨有望於余乎余早歲溺於文詞氣盛志強勇於自信徃徃爲倫輩言詩妄肆雌黃旁視他人皆若無有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輒泚然却顧知不能及況如君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爲輕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喜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徃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飛飲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嗜顛倒笑呼幢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墻戶曾不可食其爲畫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迺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裹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圃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

植竹撑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櫧葉煨火燒筍煑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飣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

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徃
徃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
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
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
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
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
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
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爲深而
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爲詩幸其材不合於
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
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
見眞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
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
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絶耶意必有奇
節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
忿懟徼睨相與作爲語言嘲侮風月彫繢草木以泄其
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
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爲極
懽旁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

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亨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禄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者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終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義則序

末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録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詭於傳註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與其體之所宜爾疏剔闡發爛然可觀義之爲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有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諾順逆周折騁控張歙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

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爲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爲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儒先之訓觧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爲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爲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爲舉子業洗刷凡近探抉宎奥宜作爲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於程式其所自爲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輙有以教學者而黄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小藝也而泰豆芇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銜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之正先後乎二十四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乎前而不爲之變而衡靷之工苦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笴鏃之良惡端袤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之塗承乎牽梃之錐而驂騑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

所以中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驂騑而不亂當侯鵠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不亦題工苦駑駿之書而紀良惡端衰之策耶尤在乎精者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爲輪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椎鑿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爲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爲藝有精於是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椎鑿也偃師精之以爲淫巧而齊扁以爲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而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哉

易學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之者必得險惡罙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顓昧椎魯鳥獩而獸獝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群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采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所以爲困也方其旹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慝含瑕畏譏防患晦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

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爲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爲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缺於易君廼爲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爲徙於是所以爲莆士講者得專以熟樂以其所得爲莆士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爲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効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伸月引君之所道說於莆者其有

已哉

浩然堂問答序

浩然堂者羅一峯先生書院堂名也書院以祠先生而待學者堂之命名蓋推仰先生之能養浩然之正氣且以示來學使知所尚也書院之初實聶雙江公以御史按閩憲使郭淺齋公協議而趣成之是時聘王一麗先生張淨峯公主教事學者彬彬興起向風于在官聞之慕焉比罷歸走拜先生之祠思與學者游而生徒散佚棟宇亦就墮圮堂左有淨峯公所爲記石鼎然在讀之使人有省也學之難興而勝集樂聚之不可常良有足嘆者壬子春督學憲使朱鎮山公來試士公立教於道藝本末知所輕重其學講於雙江東郭南野諸老先生間極有源委校文之暇輒進諸士以學而一峯先生又公之鄉先正也故留意於斯院之廢興親率師生謁祠修敬然後出坐堂中爲諸生講微言要義紬繹闡揚竟日而龍聽者忘疲莫不知正學之可爲矣公敕約諸士共學其中又爲推擇師儒中之最賢者華亭唐次梁君俾專主教事唐君既賢而奉朱公之教尤謹士皆敬其所業羣居相樂視向日興起之風有加予以病自痼未能往游其間而欣幸嘉慕之情縈有加於昔矣久之友

人有以答問一冊示予乃唐君作也閱之終編則見其於天人理氣之端性情動靜之蘊義利邪正之介鬼神死生之幾禮樂和序之制以至上世經綸之迹人事應感之故莫不及焉每一發論輒疊疊數百言斐然有章雖諸生俯首窓几矻矻治經義者使各出所長猶未能及一二而君所言繁悉該貫卓越諸生所問之表信乎學足以為人師而膺朱公之推擇無媿也予屢從唐君往來見其意氣之高趨尚之正明於可否慎於辭受其才周於事而行率乎禮故律生徒以嚴而不為虐事上官以謹而不為諂誠知君之所處以為師儒之賢莫君若也而未知其學之所及如此益可以為賢矣前乎此堂之聚其所講習問難宜必有及乎此未有著而為書者則此編之刻非但諸生得以人人挾觀傳講而廣唐君之教亦所以存今日之聚之樂使不泯於後而興起來者於無窮也許大正張存昭諸友來乞序予固樂為唐君言者況諸友之請哉故序

名筆私抄序

臨川曾元山公按閩之暇閱境內圖籍取其詩文之有關於風教者命史抄焉自唐宋及我　明前後作者若干人凡得詩文若干篇名之曰名筆私抄公既自為之

引以見其所取之意間遣使至清源山中以其編示某曰其爲我序之公所以按閩防範嚴密裁斷峻飭有法家之長而器度深宏體要簡正有儒者之風閩人歷數御史按治之賢者莫公若也意其操三尺以繩一方之枉邪而激揚百職之濁清以六條決事幽無遁照巨不失奸宜其精乎法家之所治而胡藹然有儒者之風也及觀是編則知公之學自有所在而法家之長皆出於儒學之用非如世之明察剛決徒有政事之材者比也閩事之載於編中者大則山川之表會州野之分畫官府之建置學校之興修祠祀之秩文而橋梁溝塗臺亭館圃郵舍障戍廥庾之細皆作者摧揚發揮之所及蓋一方之政俗在焉風氣之淳薄吏治之隆汙民生之休戚地方之舒急財計之詘盈人材之盛衰防禁之完窳何者不入於公之心臨之再期見於予奪勸戒之際其亦詳且勞矣作者之所悼傷譏刺則公之所戒而奪者也其讚誦倡明則公之所勸而予者也作者之所載若有以發公之智而公之所治若有以得作者之情公之治非有所資於諸文而作者之文不可謂無待於公是編之抄非直適暇裕之頃博閱旁採有簿牒之餘力以廣涉泛娛煩倦而已也抑公所抄雖取其有係於政俗

之教者先後七八百年之間閱採畧備而於學術源流傳承之統尤致意焉蓋楊羅朱李四先生之言雖其非為閩事而發者不在是編而尊尚推明之意將以見夫同時與後來諸人之作皆嘗有得於是而必為四先生之學之所不廢故得以其因閩事而作之文並録而存焉可謂多而不失其統雜而猶折以衷又非苟為好悅而已也某既廢無所用獨好觀古人之言窺其大義微意之所在而多用以資為詞章方追悔其所為求將有進於是者而闇弱未能也因觀是編竊有感焉遂序之以寄吾志且復于公以為何如也

兩廣總制軍門志序

帝王以無外為治聲名政教思際乎天地之所燾持而猶病於力之所不得致禹征有苗南仲召虎平江漢皆在荆徐之間則百粤之遠又可知也惟其懷之以德畫為荒服文告所及而已後世力或足以致之而德下衰故秦出五軍以開南粤其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由始皇之心利粤之犀象珠璣意不在民也斥地闢壤斯漢唐之君之所用心其意雖不出於利之而亦非純乎德故或畔或服不恒厥性繇三代以還得南粤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近於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

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功已高於帝王然元朔建武之君猶出於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恒於服而輒繼以畔蓋五嶺所表荊楊之餘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所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於德其迭有畔服之跡則漢唐之事可睹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於南服尤勤以其偏安之統其事雖勤而不足多述有宋之南亦猶是矣我　明啓土二廣嶺海之間治教與中州比虞周之所不能致漢唐之所不能懷兼制而得之於乎盛矣始遣都御史巡撫二廣並置或置罷不常其以總制重其權兼撫二廣而開府於梧州則　純

皇帝朝所命都御史韓公雍始也自是以爲成制而授鉞體勢之隆崇賜履疆圻之遐廣視前世置尉建牧五管立使之制有加兵農吏士庶政所出寔總文武之揆而當陳常詰戎以垂　本朝德懷力致久大之圖其經畧施設爲事非一今都御史栝州應儆菴公始自爲志是書既成而有　明至德大功自聳出漢唐追駕乎虞周之際蓋所以能服百粵而無畔志由不利其土之物有以懷之而戡遏攘拓之方其力至矣則虞周以來嶺海之間未有此書也昔漢馬伏波平女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

嶠南所至震威武示禮義民遵其法不敢倍而步隨呂
岱陶璜爲吳晉宣力交廣績效尤著惜其不能爲書載
而行之後世亦其勞烈雖壯而風猷未裕與然文淵藥
師立功於草創而步呂諸人僅爲偏安之國之勳臣使
誠有其書猶不足行於遠也公以文武全材鎮臨斯土
有功於嶺海不啻兼是數子之勞烈而籌謀綏馭之暇
智足以及此書其風猷遠矣且當有　明德懷力致之
熙運以顯白其書遭遇之盛又非偶然也益賛于禹數
言存于虞書江漢常武二詩列之大雅虞周之美在焉
簡冊寥寥詞約而義古公所爲書事詳文繁古今不同
可知也於以載有　明之美而可行於後則雖詳且繁
其義固詩書之所稱烏在文之同不同耶甚特論其所
係之大者爲序以推尚是書於漢唐之前益非虞周之
間不能有也若其書之發凡記事可以見公功業之所
在與學術之所至觀者當自得之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爲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
猶有策士俠奓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剴然出於惇厚諄
複故讀誼之書跳躑揮斥恢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
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挾恃所有睢

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爲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諱諫之季雖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修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爲處已疑於掩在列之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強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爲盡於心哉以誼之才而其患若此益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蓋公於入仕其旹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緝既熟且審矣其狷節勤行苦刻其身以游世如煅金於冶漚菅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殽稗之不存而後已故芑藿之羹綈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爲甘且吉而無勉

強勵迫之意既躬踏人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劘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為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公仕於　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視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拂塞顛擠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某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蹤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終濯之伍獨公屢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之心也公年躋八十無復有意於皆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臆憊倦不怠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為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也與

胡公平寇奏議序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獻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膴繁盛一旦蕩為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為東南定數歲之亂

益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睠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逭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爲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幾於心而授算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報章疏仰有祗嚴威睿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閫凱捷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爲

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瞶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為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為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龜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絶羣之氣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為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即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為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荊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為奏議序

方氏族譜序

士大夫仕於時智足以濟於事情足以周於物雖其踈且衆而力足以及之與之同其吉凶之患退而考其行

於家則有其同姓之親而恩禮有所不能及者豈其性之不至哉咎生於知之不遠不能原其所從生則其先世之名字爵謚年輩卒葬有茫然不能言况於追其不泯之寃魄精氣於冥漠之表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其分布蕃庶能否不相逮憂喜禍福之殊宜其有所不及也已降之世常有康濟之功而鮮惇敘之化士之生於其世不憂乎民物勞烈之難而病於宗親誼行之不足嗟乎近者不親不敢及遠而士大夫所及之反若此宜思所以易之矣欲易之未有急於知其祖之爲可務者也族之有譜葢昔人所以推本由生綴屬方來而所以言其祖者其術莫審於是而士大夫多忽焉則其於祖也不能知固宜皖城天柱峯之下葢方氏之所居其族指最繁而獨以同姓有恩禮著於郡中爲名門以吾所知能有以及其宗人而使之知以恩禮相聯序者吾同年方君克也君嘗示予以所爲方氏族譜觀其書知其心於所從生最隆不以其泯然既亡且遠而遂與之俱息故其載之之詳繫之之久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其上陟降於其左右生者之長幼若同堂而處比肩接膝而坐行拜起於跬武一席之間油然之意可以觸目而興也君之所以能及其宗人而使之各有恩禮者非以

有此具也耶君始宰貴溪桐鄉兩縣今為守於泉州百里千里之地有民而治之其慈愛忠利之心愷悌嘉樂之政不啻父母之於子如君所及之遠可謂由近者親其施之有本而出之不倍者矣嗟乎世之士大夫於同姓之親有所未至而智慮情欵足以及於人其意氣之盛才力之偉有可喜耳豈所謂康濟之功哉由其施之無其本故也由譜之亡而惇敘之美不見於俗此士大夫之所易知也由譜之亡則無可本以為施至其勤於民物者而不足以為當世之勞烈則士大夫之所難知也是豈可以忽哉故予序方氏之譜云然庶有當世之志者有興於方君而知譜之不可忽也

談氏族譜序

有世數之殫而無原本之亡忘者族也故親有盡服有免而宗未嘗無別是以君子小人之澤論世則皆有斬枝分派出不可勝窮而本於因生所賜之姓則統合緒貫猶水與木雖其分且出而其為斯水之泒斯木之枝固整然而不可亂也其為小人與則力分之卑與情思之薄宜其世斬而澤亦熄矣由君子為之則豈以世數之久而忘其所以為宗者也前世家尚譜牒名閥著姓必有家譜至其世儒有以譜名學者益去古既遠收族之

教漸失而上率下級使亡者常存疏者猶戚其具亦恃此也其睦敘惇至篤天常而厚倫紀非君子不能存是心而亦非君子之力不能有此具也無錫之有談氏舊矣世有存譜至先生始脩之立法詳而著例嚴有宗道焉今中丞十山公復加裁正潤餙而譜法無遺憾矣所謂力足以具而心有以存君子之所尚也公脩行積庸以顯於世方有社稷生民之事業所以施於家者其用意獨至如此可謂本末不悖近遠兼舉非今之君子所能及也顧猥以序譜委予觀其譜既嘉慕公為不可及又有羨焉氏之得於始授者以國以邑所謂胙之土而後有足以系其所生之賜姓實為最初而獨貴至於字謚地鄉相承轉命則逾多逾卑而離姓彌遠矣談之為郯嵗以國得氏方其以子列爵見於春秋者能知上古官名見師於仲尼由其先少昊之後歷世有國而亦世能言帝王之制其氏已為最初且貴矣而與談均以國得氏者其後多改徙貿置以唐虞之尊陳宋晉魯之望而地涌人冒雖氏仍其名而已不得其所以為姓矣惟談之後無地同而涌人奪而冒者由少昊以至于今一日也以其初且貴而的然可據如此嵗氏之存於今之獨正者也神明之冑其澤長延如濟之為源或伏或

徵必見且行不放乎海不已其至於今日而有十山公之盛固宜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本公當之矣而談氏之于姓其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蓋信其所知而不爲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托其成譜之勞而推本於父生亭公祖慕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倣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讓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著其邑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行於時進用顯融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心營於民物而所以貽厥宗謀以爲禮義興起之本者其用意至而爲力勤如此是可謂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爲氏萬盈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爲九遡九之始以一爲首由一而下分布衍別於其間不知其幾而後

至於萬反而歸之歸萬於千歸千於百歸百於十而一者奭然獨立於其初明者觀之非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於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析之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爲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究於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萬不止使皆知遡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爲也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祖在乎人人之篤倫敘而厚恩紀此固人之所宜爲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爲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爲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爲可哉

雙節冊序

絃歌詩書之教不設於閨幃而婦人之智無稱於問學講習之間然嚮善蹈美敦行不怠以脩所性之倫非智足以及之則不能以有明而決其所往故潰防斁常之內多見於人世其有傑然卓異克修內教者皆性而能之而非明之所助也夫其壎耳藩目窒機竇而塗僞孔

顓顓之固芚芚之良不涉畔羨之途而獨全其所秉之醇懿寧獨無賴於明葢出於未有所知之助也故其志行貞履契神明而質天地有士者智及之所不能其反視而深愧之者又多有矣智之果不足貴有如此夫西蜀内江蕭氏一門陳李二母之節有爲著其行事傳於人人閩士轉相傳覽吾因得見焉葢所謂性而能之者與夫二母所以自修其教於内以全人道之常既已遺耳目之覩聞誘於神聰天明而行其醇懿之秉況於事跡之流布名氏之昭揭尤不足以淆其顓顓芚芚之初而薦紳先生方始昌言而侈述之惟恐名氏昭揭之不

槩事跡流布之不遠不亦異耶予謂耳習目愒之聞見固不得謂之眞知而未能有助於敦行者之所往然圖史鑑戒之蹟諷詠美刺之言以漸次復熟人之視聽乃古人之所不廢而因以警發其將散之顓顓回幹其已去之芚芚率得免於潰斁其所助亦不鮮於世二母之節果不可不使無傳於人人然則妙繪事之形容寫之圖冊極末言之節奏被之聲詩史不停模瞽不絕誦使家習而人傳之猶病其不廣而烏足以爲異斯冊所著夫猶有古之遺薦紳先生其亦不爲彌於文而枝於言矣夫不由所知之助以正其行成其名而其行又足以

禪教輔俗而發他人之所知二毋之事其可敬也夫其可以論而序之也夫

題海上膚功卷後

余所作凱歌十二首乃古鐃歌騎吹曲之餘音節龐意氣發伐方蒐獮講閱計軍實而陳武事之時急笛清笳鞞鼓交作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胄之氣而克揚戎伍之色容若夫諸生之什則古之學者游於庠序觀飲至獻馘之成作爲歌頌以侈其盛蓋雅聲也以置其間厥甚不類諸生多辱與予游者必欲書之然仲尼刪詩而秦人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與列國之風並存惟其出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爲怒猛或爲寬柔皆足以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爲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棄余之厲而憲徙柯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爲職雍容禮樂之談而常有嚴戒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攬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閒意暇徐而聽焉介胄之士徒資以盛氣而發容公之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厲委歸於雅而已既書是詩遂序于其後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贈郡伯金鑑濱公入　覲序

人臣之功嫌於自列故有曲詞以隱賢貶已以晦美其義所以居謙處巽而爲長者盛德之事也義有不出於此者敷陳所以明職論述所以闡猷則質言直已而不得謂之伐此古誼也唐虞之書所載君臣問對之詞蓋可觀矣命之以位則遜勉之以職與事則或詳敘其勞動或不揚其風休而未嘗有自列之嫌故禹敘治水之勤而夔揚作樂之休使悉其勤者知其爲之之難歆其

休者繹其致之之自所以存誠儆示奮作安焉而不忘享之而不怠雖謂之賢言直已以明所職其於熙亮天工翊襄至治之道廣遠而精微矣彼所謂大臣也交脩默化於一堂之上獨幹陶鈞坐論道本其功不在於職與事而義猶出於此況於處下僚守遠地獨以職事自靖爲獻者哉　國家裂土爲郡縣置之守宰而寄以元元之政責成委重視他所置吏其意獨隆故守宰之職與他所司不侔制爲朝覲之禮以親之使三歲而一來同將以考其在職之任與不任以爲幽明之實而加黜陟焉嘉靖三十二年適當其期而惠州郡侯金鑑濵公當行郡守之職兼有禮樂刑獄水土稼穡虞衡之攻侯之學既素明而才又能兼惠州之政無不備舉實能推於古其親諸侯會羣后之體則實不類其以職來同者皆聚於考功執簿書課黨集而旅謁鴈序而前行功過決於泯默不可測之中對揚敷述之美貌乎未之有聞今　天子涖阼之又化成而不倦方且闢門四達覽察遐遠蠲索天下之情以作臣庶之勳庸來同之僚不患無難乘之會而惟患無可述之績金侯茲行親逢盛會

在郡之功又厥甚可言宜以職自獻使明目達聰之所聽聞窮盡海隅幽隱而不蔽於近則存兢兢之念而起勉勉之思道久化成益綱紀而靡怠荒未必不在乎此其義主於獨明所職遵遠地小臣自獻之誠而其道與古之大臣熙亮翊贊者合然後退受考功之牒還赴治所以終安民之惠豈不偉哉晦美隱賢託於善謙能異欲以庶幾長者之風非吾所期於金侯也海豐尹王君一貫族子也以職事事侯奉令承教得以寡過嘗謂於侯有臨長之分而又有師保之益數千里寓書委予序贈予既久在下風竊有所慕重爲族子私德故爲此文

寓王君使持以爲侯贈送郡侯方西川公入覲序

欲天下之治奚繇哉治郡與邑而已裂天下之地以爲郡邑而與之以民郡邑治而天下治矣分土與民既多置吏亦廣而人之材足以爲治者每病於不足舉天下之大而材足以治一郡一邑者錯居於其間盈十而一二得焉亦可以爲之治彼所謂一二者錯見於郡邑則郡理者有邑弊之憂邑良者有郡否之患邑良而郡否固其勢之所不能及而非其責之所任也名爲理郡而憂於弊邑則所謂理者猶苟然耳郡理而邑弊者導之

則可諭威之則可儆其不然者去之爾未見良邑之能易否郡也且彼良於邑而不獲理郡者寧獨不能易其否也形阻勢奪文苛而體撓將有不得爲其良者使其爲邑於理郡之屬充乎其有可恃之志沛乎其有得肆之能而郡之理由以益明是欲天下之治治郡而足耳舉天下之大裂千里之地以環境者殆百數而以其郡理者錯於其間則天下固亦稱治矣今天下守令每以三年朝于京師使各以其所爲郡邑者自列于上因核其治否而廢置焉蓋將以責天下之治於斯人而考之之法宜如此也是歲泉州郡守方西川公當入朝吾所謂理郡者泉州是也公於爲郡先之以德而職業事功嘗使其屬交勉以自見不治其氣而固易其所守邑於其下者莫不皆爲良蓋其志充然其能沛然惟恐不爲郡自力而不知其足以爲長以自見也導之而已矣無所俟威也郡所統七邑得自達於天子而與郡俱入朝者四邑耳其不得專達附郡以通者公固不掩其所長且將爲列其所以治邑者以告于上此公之心也邑良而獲理郡無阻奪苛撓得爲其良者蓋已幸矣又將因郡以達而其功得爲上之所考其又幸也方今守郡能以其才自爲理者不爲少也成其邑之才以共爲理且

不掩其功而務使有聞焉惟公能之他人不能也德化邑令緒東山安溪汪瑀永春羅汝涇皆不得專達者請文於予以送公故喜而序之

送朱肅菴明府大人入覲序

古今之變而禮爲之不同亦各從其宜與先王將親天下之建國而賓之以朝覲會同之禮使謹其時効其物以修上下之交而五服之地三等之爵各以其職如王所而玉帛車馬良器好賄選國之所有以貳繅藉備庭實非獨致其嘉美腆重於一人而已退而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以享覿之禮相接則束錦總乘介儐之所振有司之所左右牽以告其私而克其發氣盈容之所薦雖不至於傷德沒禮其於貨幣固已盛矣揆此義以施之今其可行乎哉　國家以職業事守勵天下之有司照臨之以德而昭示百官以輕財之指尤嚴於先王之所以賓其臣者每三歲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以職入覲一出於綜核功敘辨論官材以明爲民置吏之意而物土之獻不干其間其義固已少異於古之所以親諸侯者則享覿之私自非其時之所宜之禮而豈有司之所得行哉仕者往往有溺於俗而不知自審顧欲行其所不得行者上之人常患其然至重爲法以禁禦之

蓋古者以百里千里之國而所以待朝聘之齋用皆有所具可以籍於天子其以私為覿故貌足以稱其物而不為怍而能愉乎於其色踰乎於其容而為君子之交際而其禮又上之所設以待其有事也故可得而行也今之有司所以具其物者當何取哉則有蔽毀所職之守以具此物而已其陳之而色慚奉將之而容沮屈豈其少也又上之所樂也而仕者欲行之何哉是歲吾邑大夫朱肅菴君當入　覲不持一物以行而獨以職業事守之可告于　上者撰次其實以待考論君清修謹重潔已以立本而忠信明決施於求民之惡歛為之違去

繁而與之無不用其情吾知其功敏慤亮官材備修足以自克而無怍若圭璋之可以告明信也君猶以不能行今之所行者為歉曰非敢有感志於斯然不知者其毋以吾為好異而尚簡也予因為述古之誼與今之制序焉以送之以決君之志曉夫溺於俗者使知朱君之所守亦猶行古之道非誠有意於求異而務為簡者也於是朱君遂亟棄而行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以禁

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狥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辯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莫如言官始仕爲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爲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爲縣能不以法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藉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爲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九有所爲諄諄曉語不厭煩複惟恐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爲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爲之者下焉而爲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爲諫則不敢

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君子固有力足以佛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而至於爲狗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力遂於佛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佛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問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爲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辨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所畏於上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恂然嫗煦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烏能辨之宋侯是也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今之仕者所謂政事之勤勤可知已俛首朱墨之間日出坐堂上左徵右牒群吏環擁鴈行以進旰不得食勞不得休日決獄幾何歲徵賦幾何牘有可書之功庭有可記之蹟顧其塵容俗狀拘迫齷齪而中乾外強翰墨

之游適不知爲何物雖時去其四境而宿梵餘垢猶縈帶於輿馬之下峰巒之奇秀泉石之恠幽過焉而漠無所覩呼亦俗矣間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爲彼而以吟詠之藻繢爲工登覽之意況自足然情高韻遠而疎於臨聽非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滯獄逋賦亦何以自寘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古文異書家而有之君皆得繙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

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該獵之東南一時綴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場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未登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授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百廢具舉廩有餘粟圄無淹人以政最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絶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頃者聖書下徵蓋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救皐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群臣而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卿昵宴遊者不同君之才

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者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送常室唐公應召去將樂

有民而治之而民治以治民之職事上而上獲此士之在下位者之所欲而亦非其所難也而明善之學在於是夫善之明而可以誠身其學至矣天精天粹之盡而神鬼神帝之微言之所不能致思之所不可強通而可陳之法有述之跡皆其麄且外也其實顧在乎治民獲上之間然則政教戒令儀章軌物誠性命太始之物鬼神見象之器至於最卑且細如金谷之權量桎梏之用脫以及唯諾之恭跪拜俯仰之勞莫非精粹之所神明世之能治民獲上者馳騖以才力淬礪以意氣謹名檢以立操詳文法以逭責則可以爲賢矣其離性爲用舍學以言政蔽非一日也子思得孔子之傳者也其言凝道之學道其中庸盡其精微以致廣大極高明洋洋乎通於天地蕃乎萬物而細入於經曲千百之中大哉道也而其實乃在乎語默之節其語足以興於有道之朝而其默足以容於不可有言之世此所謂君子尊德性之實學也昔之學者講焉而不明有辨之明者而非實

有諸已也華亭唐帝室君爲將樂期而政通三歲而民和興大作誦賢聲四達以職臨其上者莫不推誠相與倚以事功莫有疑且沮上獲民治士者之盛也吾未知其於性明否如何已卓乎稱賢於今矣今召而入試於銓司將以諫職與之也語默之用於人酬酢講習無適而非是其用之大者爲謨謀而著者爲諫諍唐君進而立乎本朝以諫諍爲職君子之事是君也必有美惡焉而將順匡救之不敢後不得默焉而居其職也夫能爲語默者君子之學而使之爲語爲默則有係乎時而非君子之所能自爲也使君子以默爲容豈時之所宜有哉大臣之從事於尊德性之間學而毅然以凝道爲責者吾知其爲華亭徐少湖公也公進用尊顯方有輔理成化之任必能使天下有道而仕者不以默自免矣君行矣其將何所言以興於斯朝哉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庶僚克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爲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

爲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爲潔也其爲避詬而養名耳矣何諰諰而爲謹也其爲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巖廊據具瞻有所宏闊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爲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籠駕以庬行則權焉而不爲詬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詡有所不恤而胡爲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爲是諰諰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則其爲之也固爲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爲私與利而已焉得謂之汎應而庬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諰諰之素亦未可以汎應而庬行也新安西潭汪公益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爲廉使於江西其去巖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狥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爲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爲潔也果以逭譏其爲謹

也果以逃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爲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爲皎皎然而已諰諰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送郡伯俞蒲山擢河南憲副序

秩眞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熊設於軾隼建於旟畫野履封囿其民於內者殆方百里聘享賓際襘脤之具皆備慶賞利休刑誅譙馘以飾喜怒明威德無所不得克乎體而溢於氣此非卑官也非獨如此而已有所善而求之朝令之而民夕以從有所不善而非之夕禁之而民朝以止政足以適乎其心而功足以協於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得擇官而仕之宜必此乎處矣今之仕者不得自擇官誠使得擇而處之未有肯樂乎爲守者也其爲之者蓋天子命之也命之而得其賢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矣則有敘遷之寵陟升之階謂所以揆其政而異其功爲賢者勸也果其賢也其仕也以行志也其志也以爲民也如使政不能適其心功不能協其效一旦而去之矣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是有以及於民而達其志也終其身焉處之可也今一有賢焉則汲汲而遷之以替其政而易

其功其果足以勸賢者耶其行之已久其見之已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失賢之誚必逮其上矣非獨然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賢者亦且自疑以爲不得於上矣夫命之以爲守者非必人人賢也幸有一賢焉而當遷之亟是不賢者常多於民上也爲民置官者固當若此耶何其久而不思變也吾郡伯平湖俞蒲山公拜爲河南按察副使公賢者也然其遷之亦不亟矣公未嘗以此自疑而失賢之誚已流及乎上蓋至是而誚上者方沮公當行矣民之從善者將怠而不力遠不善者將玩而不革矣適心之政輟而不圖協功之效遺以待思公其勸之新命而輕釋舊邦乎抑猶有不然也公其行矣予故論賢者所以擇仕之本心而今之勸賢者其制未得以諗于公惟不忽而存之他日在天子左右預於吏制圖治之事其必有以變此矣

送郡推葉素峯序

有吏於此有號於都縣郊鄙之民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爲君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法戒足以爲政矣然而未及作人也有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爲長以號於都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

也之吏也其聲光意氣足以厲俗矣然而未及附衆也鄉遂之士專而陋故常逖聽而從風國邑之士則能覩形而見意矣都縣之民辨而廣故能順事而捷赴郊鄙之民則常守愿而待孚矣故吏之得民也常易於都縣而難於郊鄙其得士也常易於鄉遂而難於國邑其於得士與得民也又有不能兼者焉彼其不應者半蓋有應之者半矣然而不應者之半猶不勝其從者之半也是亦足以爲賢矣今有吏於此號於民曰賢而國邑鄉遂之士應之猶於民也號於士曰賢而都縣郊鄙之民應之猶於士也是可不謂之尤賢乎之吏也士民咸賢之矣有問於民曰若之君誠賢矣其將則民莫不以爲然如有問於士曰若之長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士未敢以爲然也夫其賢也所以可峻陟而大用也而爲士者莫之然何也夫其賢也豈能舍職而徇時違道而媚上營已之私圖躬之便哉必且秉禮以事貴然而樂詘好卑者嗛之矣必且明憲以禦彊禦而亂法暴禁者害之矣貴者之所嗛然而民愉其生矣彊者之所害然而民利其業矣民愉其生民利其業然而躬失其便矣如是則可以峻陟而未必陟可以大用而未必用也此爲士者之所知而民之所不知也

葉素峰公之爲推官於吾郡也三年矣有問於予者予應之曰峻陟大用舍公將孰與哉以其得士得民之賢信之也竟杜授知州以去都縣之民相與駭於市郊之民相與駭於野曰吾之君誠賢者也而不峻陟大用士相與語於學於塾曰吾固疑吾長之將以介蒙詡以直獲罪也今果然耶予聞民之駭也固與之共駭矣聞七之云云也嘆曰予之前識乃不士若也雖然詡以介得又何愧矣罪以直招又何悔矣不悔不愧雖不峻陟大用又何憾矣況未必不峻陟大用也耶公行矣能無慨然於余言哉郡邑師儒程君敏庸黃君紹文輩皆賢公而駿之者也故次予言以歸之使書以爲公贈

送邑侯羅夢樵公榮擢之任序

羅侯夢樵爲永春之三年政成譽起方以考績之請請於監司部使者邑人留羅侯甚切不忍其去當路廉知民情檄侯勿行將踰一歲而侯之政譽聞於朝久矣吏部陟侯爲上石思州知州報至民猶以侯之留請於當路而竟不得留也則戚戚以然州亞郡也知州尊官也品秩章服之貴中大夫也是明陟之典而膺仕之階也民之欲留侯者但知適已之情國家用才進賢有不得爲一邑之人私也邑之士知侯之行之宜也交以爲侯

賀復請於其師來乞文以送焉民之怨非不樂其陟也欲私其惠也士之喜非速其去也知公其用也均之爲愛羅侯者也然侯之才明贍敏肅以之當繁冗應劇難無不辨者而求春山中之景也事簡務稀不足以盡侯之用今之陟宜得繁劇要鉅之地使益展布其未盡之力而又得上石思州也其遠且僻殆甚於永春豈用人者未盡知侯之才也抑必有意焉今　天子端拱無爲而心通乎八荒之徼域方嚮意親民之吏倚以共理之功比日申敕訓警之嚴不絶於制詞其意可知也百粤之徼雖古荒服之域而　天子視遠如邇以萬里爲一

牖之地非但心思周之而耳目聰明所照燭不異堂陛階序之間也周其地則愛其民愛其民則尤重其理之吏故雖遠僻之州如上石者而吏部猶必擇侯以往也君其可以遠且僻忽之而不深加之意哉且　上心之周則於陟明之典尤不容侯之往益展其才積勞累勤有功德於民不患譽之不起也繼此有陟必有明於此者而膺仕日躋非但今日所掌之典而已侯其懋哉

送唐次梁先生之任上猶序

資格之法久矣論治者皆病其不足以甄汰庸鄙而反以阻格奇俊絶特之才然卒未有能變者謂其法猶有

可據守以免於捷出蹊行之患而可用之才亦未嘗不因之以序進故久而莫之變耳世豈有其法而無其利者要爲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法之用窮於是矣雖不可遽取而更張之而小小通變化裁以爲異才地胡不可者蓋士之以貢發身者始上於春官薦之　天子臨軒策之不得通乎銓敘之籍而以教終其所閱之官此之謂資格也其格既久爲師者盡於道途之所至而局乎畛域之不可越銷銳挫精日復一日可用之才遂不復出於其間而資格之守益錮而不可解孰知夫人才之不可盡其奇俊絕特超乎其類若千百而一二有之如華亭唐次梁君是也於是之時唐君雖不以儔伍自命而世之人固以其類命之矣予方竊爲君嘆有是才也豈可終蓋而閟是格也亦終何所表見哉一旦吏部以異才薦右擢令南安之上猶予於是慨然有感於心知世尚有差疆人意之事雖小而可以占其大也資格之法非特用於貢也上而科目甲第下而書佐小史皆有格焉而尊宄清濁要散佚勞之殊各以品目流限取之於上與之者不得不與而居之者以爲無所不宜居苟以掄

材度德之義揆之則宜尊而冗宜冗而尊慎其正敘而清濁要散勞佚之所取莫不皆然豈所以盡天下之材之術而猶守之以爲不易之法耶由今日所以處唐君者推之則化裁於未能遽改是法之中必有大可觀者予不及知而可以類求也天下之才將抜滯振幽揚翹舒英坎第以出受上之爵禄而興起民物之事功矣故予於唐君之擢有感焉唐君教泉州能於其職其美善多見於予之他文矣故贈君之行不敘君之美而特爲資格之說君尚楙明其美自盡其才之所用建立事功而益取上之高爵厚禄以伸予說爲天下之士倡焉豈不休哉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諭序

先王之制詳於爲民立師而重乎其立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詳矣然所立以爲師者皆當以賢能爲民所興倦於仕而不敢勤以政者乃使爲之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其立之如此其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爲人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於人夫其位無有侈然自好而求爲人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侈然自好而求爲人

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自以學相師於是有忘其
不足而好爲人師者記曰不聞徃教蓋謂夫人莫之師
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好爲人師者彼其好爲之也
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
德之不足而敢侈然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
以教爲職者皆謂之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
者苟其道不足樂德不足尊亦有所托以自解而免於
求爲人師之責矣乎君子之仕也雖其任之以事猶必
量能而後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
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胥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
也有任人以事者必度其人焉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
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
也爲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爲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
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爲師者多矣其不爲胥焉據之
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陳先生也始余未見
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
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
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可爲人師者也
非所謂胥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
方且益脩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爲人師

也嗟乎余見夫不足以據之而肩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夫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爲古田教諭其僚皆爲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爲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憒然悍然安行而彊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簉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肩焉而已方且偃然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則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狗其名而責之使脩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克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慊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

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蘧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長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況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益深有賴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遑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送陳員溪先生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楊先生首聞王陽明公之說於虔臺薛中

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論於久蔽之際伸特見於群駭之中風傳響應講者日多當時東南楚越之交盛爲王學者莫如紹興吉安獨潮之風不下於二郡可謂盛矣林龍湖博士顧數數爲予言海崖陳先生之學不在楊薛下第久失於有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傳遠海內士大夫鮮有知者龍湖真得海崖之傳者也龍湖由泉州學訓導去爲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生失明師爲恨龍湖曰代者揭陽陳員溪吾友也向學敦行吾夙所敬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師員溪至果如龍湖所稱而員溪亦言海崖之學如龍湖乃知潮學之盛非獨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風承響接諸君之彬彬而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陳海崖由庠序積累僅升於禮部爲貢士如龍湖員溪者皆聞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盛哉員溪嚮意斯學孜孜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嘗斯須舍是而他有所爲顧處駭蔽之時隤然居上下之間不欲以學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眞人不雄成不謩事惟其狀義而不朋而已故其與諸生言惟吾信者則與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強以聒之也方龍湖教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猶爲之諄諄竭盡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員溪之所處自必有道抑其時

過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信其言者亦未嘗不慕悅其師之行誼篤而恩禮洽退而無敢有間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部嘉其賢而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往之地視今異矣其職之專可以無嫌與遜而偃然當之負溪又將何所諉也其地之陋人方爲負溪憂其乏材吾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侈乎繁郁之文華者往往外鶩他分而難與言至其聞見狹而材藻不足以自餙則本實不斲誘知淺而習染輕與之言也常易予將見負溪之學之明於永定也諸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負溪亦諄諄諄然強以語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孤斯往也哉

送邑博胡北丘先生之任序

山谿川谷之限封疆遼絕劑尚乖分至於舟車之力有所不及聲音言語不可以通而卒能聯貫混融遠邇若一者學之道行乎其間也經術之爲學者事其亦著矣治經之學由漢始盛專門名家殆且數十誦說講論各有其書而諸經之師遂以自名徒衆傳習不能相爲尚齊義者則擯魯訓念張文者則斥趙解中原數州之大政事諳俗猶東西鄰而經學所治背馳刺謬若持秦尋以攻越人之盾惟恐不相勝也於是朝廷爲立其學以

官肄之而詰難掊擊方起於膠庠廱泮之上力匱息竭斃而不肯已吾不意典冊之爲干戈狴獄講究之爲矯虔諍訟而紛爭之起於經術顧若此也今天下同軌學校之政命於一人而行於四方士者雖各得以其聰明用之於經而不敢爲異說以誣一抓徒成黨之事不出於經術亦可謂一矣顧其說雖不敢爲異而能精其說者往往連十數郡之廣百餘年之間而僅有其人焉吾晉江之爲周易學者最名虛齋先生諸生既有所宗依以爲說而吏部所除來爲師於是者常媿其學之無所宗多爲諸生逆詘其說而北丘胡先生以安成名家講於周易得其先世諸父之學粹乎與虛齋相表裏諸生獲聞師說盡喪所挾退然自知不足得先生一義一訓懷以相寶如新有聞閩楚阻隔嶺海之所限帶而先生合弁通徹不徒深領舊傳而特有以發其新知予於是嘆當世文教之一經術之同先生之能專其業而不爲爭端異乎漢之以經自名者先生分教泉州久之吏部知其賢授德化縣教諭德化蓋所謂僻陋之邑舟車之力艱而後通吾知其邑之士不以封疆劑尚之乖絕而能聯貫渾融以趨於經始於今日由先生往爲之師也

送盧玉田公考績去漳序

儒學吏治之盛莫如先漢然觀史傳所載儒林諸人皆以講習誦說論古昔究經訓各專所長自名其家其出而居官不過諷議敷對施於開導潤飾而已其有聲於政以循良著傳者則能勞來綏定擊斷剸裁爲民除患苦起事功績業章顯在則有紀去而可思至用以摧揚奥言辨折名理則戛矣自儒學與吏治異用而窮經之士見詘於事任職之吏負恥於文其已久夫故以蕭望之之學爲世師而出治三輔猶曰試以吏事望之意殊不自得也黃霸之賢爲中興良吏之首至於獄中有聞而後知讀書之可貴蓋晚而受經其他可知矣彼皆有務實之心彊勉之力以成其能致其用雖其偏而不兼之而儒學吏治之效見名爲盛然以彼其盛猶有不兼之病是亦可不謂難哉予論人於今而得盧玉田君君於爲政不一其美予亦不能悉列其事若置世數之先後而語治行德教之要與漢所稱循良吾知其不愧且有加矣其於經尤精甲乙異見前後殊解皆宛然多識會通而擇其可確守所是以定一家之章句不爲乖雜所惑蓋老師之明經者也君有蕭太傅之直剛廉簡黃潁川之祥厚敏慎儒學吏治又兼舉而不廢一信可爲難也他日爲相必不以未試於事爲上所疑而臨大事決

大議有可據之誦說當不爲讀書之士所驚然君以其盡心於政而干譽之術疎據理守經而趣特之意泯遠守一郡政成民信迨茲五年矣而知之者葢寡方將凉踽獨行抱其在郡之課告于考功氏而未可必其遽有合也此誠非君之所卹予於送其行也重有感焉故特於序致意云耳

尹艮齋公奬異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而爲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爲文辭竊好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往往見於余言而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強爲之言則誣已去而追爲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賢大夫者豈不亦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爲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爲恨者尤莫如今艮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辭而已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狥時爲取舍也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慎於職而不愛其力故

其敏於從事憊筋苦骨啓處之不遑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有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内之交邸閤蕭然閉關固鐍餽問不至其門常饜藜羹糒飯衣不文綉在郡久之移孥還家嘗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輟飡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葢嘗歎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爲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鞅掌而靡事不爲以公視之葢何如也然彼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身之約而不見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有幾微怠悔之意其去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好公而欲爲之言也而惠安尹何君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賢以寵公於群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其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慎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又章章如是公之効見於事者久而賢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踐休顯也余既息乎四

方之事知公於在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勉爲之言况其請之勤哉是以備而序之苟有未知公者觀於余言則可信矣

通守少華陳侯榮奬序

道無所不通而事各有所宜自智効一官材宅一命等而上之至於任天下之重而撫四海之衆其心思之所措耳目之所營皆必有事析之有其緒而置之有其方論之有其數而課之有其蹟故夫推讞辨折聽詞稽貌而爲刑獄訓輯整齊除器比伍而爲甲兵羸縮舉廢節量出入而爲金穀施之有可揆之物責之有可紀之功則莫不謂之事然而有所以爲之者矣其主之有本其推之有權動於幾微之際者不可知而著於應感之變者難以指喻是其所以爲之者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事宜其道不能通是爲吏之守也其事宜其道通是君子之用也如是而聽詞稽貌除器比伍節量出入則可以爲治刑獄甲兵金穀者矣然而或進於君子之用或不越乎爲吏之守豈非其爲事者同而其所以爲事者有不得而同耶嗟乎今之爲吏者有宜於事以善其守罕矣君子之道孰從而進之今之察舉乎爲吏者有覈於事而辨其守亦罕矣有進於君子之道者亦孰從而

知之以君子之道之難進而進於君子之道者之難知則今叅知梁公之奬別駕陳侯何其兩遇而相得也侯爲通守於吾土固以金穀之事制其職侯非獨宜其事葢能通乎道者也且夫歛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致是善於爲吏者之所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期而下不勤非爲吏者之所能而君子之道之所及也陳侯之治金穀其事則爲吏之職其道則君子之學也君子之用於世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陳侯之受奬於上也則宜以治金穀而已而梁公之所以奬侯者非直以金穀而已也其詞也寵之以爲吏之守其知也察之以君子之心修乎下者非有援於上照於上者不至失乎下如二公者之兩遇而相得顧不盛與夫侯之善於職人之所知也上之以侯善其職而奬之亦人之所知也善於職者進乎道奬之者知其進乎道非予莫之知也故因郡邑師儒之來請文也而論之如此

賀南安令唐婁江奬勵序

徵爲令者之美於民其謌詠蹈舞翕然戴之如或恐失吾知其賢也徵爲令者之美於上其褒異嘉嘆隤然任之不復有間吾知其賢也民之得失有常而上之好惡

靡定執其有常之機以求得民而應靡定之好惡於是有違咈牴忤蘧在上之猜忿以危其躬而後可以不得罪於民是則爲民所歌詠踊舞者未必皆得嘉異於上也徵於民者存乎我可以無所不得徵於上者存乎人有遇不遇於其間寧獨如此而已夫所謂民者固亦上之民也不得於上而後可以得民則其形勢之所格禦文法之所拘攣不得於已者必多其及於民者亦鮮矣以其如此爲令者蓋有以明其苦刻卓鶩以犯上而要民之集其及民也鮮而取譽也著吾將何徵焉又非獨然也夫所謂上者固亦民之長也皆長之而皆治之德之不一心之不孚精神之乖隔而意氣之背馳徒持其苦刻卓鶩以爲明已之地而自鮮其及民之澤烏云有不遇實爲令者之未至焉爾蓋有處其至而幸其遇如吾唐妻江君之在南安豈非吾之所徵而慕者哉君爲南安好以德化摩揉其民導之於相收養必以本業教之以爲父子兄弟必於孝弟忠信其倚刑辟以爲威事鉤箝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科由其剛決明晳發於仁義故慈祥而不爲弛修潔而不爲迂用其求瘼去害之誠以開籌畫起事功而百里之封情僞赴於一堂千年之利計慮始於今日民

之謌詠蹈舞洋溢旁皇蒭蕘行路之謳謡可采而記也君之爲吏有以得民如此尤不自伐其治而思與守長同心合德勞之獨任而事出於交脩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其惻怛懇至方將融乖隔爲和同反背馳爲推挽而守泉州者又方侯西川純德君子也虛心盡下而恭已以責成氓然遺去知名勇功之累獨執體要以先一時之有司推其意將使不職者奮悖德者興而况於南安之賢上下之間相與交勉如家人父子不知有形勢之拘間文法之牽繫君於是益得殫其力而不愛其勞其惠民之事甚多其最鉅者履田度地以平一邑之虛稅跋跂阯深崎嶇迫阨靡朝靡夕茇草而舍橐餱而飡而不以爲病侯爲之出教下南安若曰盛明之治九牧率屬以阜其民太守牧也得率列邑之屬以共阜民而南安之令克副攸率求民之康太守雖愧蒙成實嘉與共享平理賢令宜思所以休節勤苦益宣令猷以終民惠一教之褒何足以爲君榮而心孚德一之意藹然可見何其盛也縣之不得於郡而有志之士慨於澤之難究功之難成其已久矣君之所遇可不爲幸與爲令者之於上其自爲有未至則幸與不幸之論不得施於其間惟其自處至矣而不得於上然後可以致憾於所

遇今君之所遇若此故予於其僚之來請文而特論其所處之至以明其所遇之幸而徵君之美蓋亦君之志也是爲序

贈二尹晴厓張君奬勵序

流品之論豈足以定任官之法而盡人才之用哉雖容端拱資談辨以養華貴其論固足以行矣綜實課效使功能與位分相稱則登冗録而抱不遇之嘆者豈少哉積習相沿久不能變豈不以是法誠不足以盡才而得之者固十七八矣循易守之法以格少失之才雖知其不遇而亦莫之如何胥史他途之士所以絶望於今世

也名相列卿良牧賢守宰如蕭黃張趙韓尹之儔載於前史不可勝紀賤如虎圈嗇夫代刑獄錢穀之對甚悉至使絳侯內慚自退丙相見爲憂邊思職越廷臣受褒實以易置近邊不任守長之策非嘔箇小吏發之慮不及是何佐史之才之多也漢事猶云遠耳地閥品望相高矜美長誇至陳隋之際極矣孫伏伽張玄素猶得顯於唐今之循守格法者胡不取前事觀之縱未能破折拘縻以盡天下之長惟稍加甄敘於其間所謂失之十二三者拔其尤異而用焉使斯途之仕猶有蹊入康莊金步疾驅之望不至錮爲小徑榛蕪茅塞如近世格法

之甚於以責功興事其補豈小哉將樂丞張君發身書
佐限以品目固流外之名籍也其辨敏肅給通練世務
濟以聞見之該習詞采之敷潤則吳下佳士也在邑磨
淬自奮曰昔人所謂丞不負予猶以士籍居之者兒予
居此又何負哉可苟然頹冗以負丞乎孜孜旦夕條悉
職事所宜舉不一遺失雖力去惰屈之習亦不敢爲亢
厲矯異少踰禮分值邑令缺以君攝之則悉令之職而
舉其事若已所職不幸攝而過有所爲亦不玩攝而偷
焉不爲也邑人始固疑君未必能其官及睹其出政之
善持身之謹懽然悅之加以嚴畏其爲士者莫不爲君
傾盡其所業之美而安意以君爲長也當路器其才甚
然所爲盡其用者又徙使之隨計入奏將異物之貢於
闕庭得不負算召譴而已其奔走道路之勞頓謁候閽
闔之微密有人所不能堪者中丞阮公特下檄書敘能
第勤以示褒勸而邑之羣士致其邑長張君二溪之意
來徵予文以爲君榮聞君從事於今太傅都督陸東湖
公之左右尤以才見寵陸公掌國環列寔兼心膂股肱
之寄文武忠孝克對上帝而勳名盈宇宙義得薦揚幽
側顧使君爲丞豈抑畏引避之過耶君又將上計入京
師陸公必不使之還爲丞矣君其將如孫伏伽張玄素

之所遭乎未可知也然玄素以太宗廷詰其爲刑部令史時事至咄愧不自勝而伏伽對人輒言舊事絶不爲隱二人皆名臣而孫之坦露視張所處爲優矣君如得志爲伏伽之不怍則彌佳耳予重張令之請而嘉羣士之意序以歸之俾書以爲君贈